

让我摸摸你的手

■孙永库

我又摸了摸坐在身边的上等兵阿鲁木斯的手。这位军龄不满两年的少数民族战士，满手的老茧白里透黄，手背上仍能看见冻伤后的裂纹。不用问，我就能猜想出他练兵中“拼命三郎”的样子。

战士李俊达2023年9月入伍，手上的茧子硬邦邦的。“我们连是红军连，天天训练，手上起茧子很正常。要是手上没有茧子，那就不是合格的兵。”采访中，指导员刘荣真说道。

新兵下连时，李俊达的体重将近170斤，训练时动作不协调，因此背上了思想包袱。李俊达所在班曾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授予“坚守二二二点九高地一级英雄班”荣誉称号。连队荣誉室里，有一级战斗英雄倪祥明的铜像，班长多次带李俊达到荣誉室，给他讲老班长和敌人同归于尽的战斗故事。认识英雄才能走近英雄，李俊达用手抚摸铜像和战旗，拼搏的动力充盈心间，不由自主地握起拳头：“为了胜利牺牲自己的老班长，您看我的行动吧！”在骨干的带领下，经过3个月科学训练，李俊达的体重降至140斤，手上的茧子厚了，各项考核均为优秀。

2024年3月入伍的大学生新兵陆通灿，手上刚刚起了新茧。他告诉我：“我家在湖南怀化，9月刚下连，10月就收到爷爷病故的消息。我从小是在爷爷背上长大的，非常渴望能回家送爷爷最后一程。但我知道部队有规定，所以对于回家一事并没抱什么希望。没想到，那天旅里给连队打来电话，说特批10天事假，让我赶紧回家处理爷爷的后事。后来我才知道，是指导员张立峰找到教导员陈伟程一起商量，向旅里反映了我的情况……我真的感恩组织的关怀，归队后，轻装上阵投入到训练中。老兵说了，等我手上的茧子跟他们手上的一样厚时，训练就达标了。”

战士的手上布满老茧，指导员的手上没有老茧呢？我先后对几名指导员进行了采访。

指导员朱磊的手，老茧套新茧，指头肚儿都比别人的硬。他手上老茧的厚度和硬度，是在岗位上“磨”出来的。从2022年到2023年，他在马里维和长达16个月。他讲了一件印象深刻的事：“2023年9月8日，本来是车炮场日，但在早上6时52分，距离中国维和营地800米处发生恐怖袭击，陆续有爆炸声传来。我立即带上头盔和装具进入掩体，这时对讲机响了，哨兵报告：马里政府附近政府军遭到袭击……大队长刘勇下达命令，让我接替外事值班。闻战则喜，我立即进入战斗，积极和外国维和分队联系。3个半小时，共打了60多个电话，收发30多封邮件，作值班室没有空调，我汗流

浹背。我是中国维和分队的翻译，从我手中流转的信息必须准确。最终，我们的专业能力不仅得到外军同行的认可，还受到联合国驻马里多层次综合稳定特派团的赞扬。我想，这是训战一致、练到极致的结果。”

采访间隙，朱磊请我到连队看看。这几年，连队先后有两名战士荣立一等功。2023年，连队荣立集体二等功。朱磊略带调皮地说：“在我们连队，立三等功不算稀奇。”

我发现，连队的图书室藏书3500多册，每次购书，都由战士开列书单。战士想看的书，连队都支持买。朱磊说：“作为连队干部，我们不仅鼓励战士在部队成才，还要为战士的长远发展考虑。比如办公软件、电脑制图软件等，我们要求人人都要会操作。为战士提供各种学习机会，才能跟上时代发展。战士程杨退役前，连队专门给他补课，回老家参加岗位笔试、面试，成绩都是第一名。被录取后，他给我打电话说，是连队给他打的底子好。战士刘大庆退役后通过考试进入心仪的单位工作，第一时间给我打来电话：‘是连队图书室改变了我的命运。’战士的话不是虚的。我们连队的图书室不是摆设，而是真正让战士受益。连队不仅对战士在部队成长负责，也要让战士养成学习的好习惯。”

指导员刘承林的手，老茧厚，还有血泡。他对我说：“前不久，在一次演习中，连队头天晚上突然接到构筑地下指挥所的任务。时间紧迫，大家立即开干。连长刘洋、代理排长刘亚成等，手都磨出了血泡。上等兵王一博铺设伪装网时，因天黑视线不好，不小心滑落深坑，面部挫伤，膝盖也肿了。大家让他休息，他却用水洗掉脸上的血迹，上阵接着干。薛翔、张富权等多名骨干，是我们连队的‘四梁八柱’……”我请刘承林说说自己的“战绩”，他谦逊地说：“我没啥，就是在比武中取得一些成绩，立了三等功。”刘承林对自己的荣誉轻描淡写，但在我的眼中，他立起了新时代指导员的好样子。

指导员张立峰的手，老茧硬得像一道坚实的屏障，还有皮外伤，他说这是在训练时“留下的纪念”……

接下来，我还看到多名官兵手上的老茧，怎么都都像是一枚枚“勋章”。正是一代代红军传人“勋章”的叠加，才换来“百战百胜第三营”荣誉战旗的永远飘扬。我想，这些“勋章”应该就是今天三营“百战百胜”的秘诀。

军旅点滴

一瓣心香

睡吊铺的水兵

■徐荣木

世相一笔

猎潜艇在茫茫夜海中穿行。

天黑黢黢的，没有一丝星光，只有凛冽的海风横扫艇舷，呜呜地鸣叫。白晃晃的浪花翻卷而起，溅起的泡沫裹挟着丝丝难闻的柴油气味。舱室内，水兵孙小晋睡在吊铺上，心似大海般跌宕起伏。透过舷窗，远处一点灯火轻轻划过，他知道，这是同样在海上颠簸航行的船只。此刻，除了值更，水兵们多在吊铺休息。

吊铺，即吊在空间的床位。抬眼望去，一床挨着一床，密密匝匝地悬空镶嵌在艇壁间。铺约2尺来宽，不足6尺长，上下间距狭窄，人钻入其间，磕头碰脑之事常有发生。睡在这拥挤、窄小的吊铺上，身材微胖的孙小晋暗暗叫苦。

孙小晋是家中独子，从小生活条件优渥，深受父母宠爱。入伍前，他在家中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还沉湎于玩电子游戏，常常房门一关，通宵达旦“鏖战”。爱折腾的他，让父母头疼不已。

孙小晋爱音乐，擅长弹吉他，在学校文艺比赛中获过奖。有一天，他听了一曲《军港之夜》，便开始崇拜水兵，立誓要参军到海军部队。父母劝他，先读完大学再考虑这事。他坚定表态：“不！”父母拗不过他，无奈道：“若过体检关，就依你。”

孙小晋这才扮个鬼脸，咧嘴嬉笑。临近高中毕业，恰逢海军来当地征兵，他体检顺利过关，最终走进军营。

没承想，新训结束，他未能如愿分配到心仪的大舰，而是来到猎潜艇上，多少有些失落。登艇第一天，他从甲板跑到驾驶室，又从驾驶室钻进机舱参观，深水炸弹、雷达、定位仪……宛如刘姥姥初进大观园，他的眼睛被点亮，对一切都感到新鲜。然而时间不长，面对逼仄的吊铺，他开始皱眉发愣，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许久不能入眠。

夜深沉，猎潜艇继续劈浪向前，孙小晋困得眼皮打架，终于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不知过了多久，突然，“嘣”的一声，巨浪重重地砸在艇舷旁。猎潜艇像一匹受惊的烈马，猛然一个腾跃，把孙小晋从吊铺上甩了出来，重重地摔在地板上。因被子先落地，他才有摔伤。孙小晋吓得不轻，定神一看，四肢好好的，便从地板上爬起来，嘟囔道：“这吊铺干吗跟我过不去呢。”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自此，孙小晋一见吊铺就发怵，初当水兵时的神气劲儿全没了。想起家里舒适的大床，他的心里真不是滋味，于是决定：弃吊铺去睡地板，免受跌落之苦。

孙小晋的想法刚一出口，便被老班长否决。老班长说，猎潜艇上每个水兵都有自己的位置，睡地板会给战友带来不便，也不符合战要求。

怎么办？孙小晋不知如何是好。办法总比困难多。老班长从帆缆舱找来一根缆绳，为孙小晋临时编织了一张简易的活动“网幕”，白天收起，晚上睡觉时装上，不论猎潜艇怎么颠簸，都高枕无忧。孙小晋像孩子一般露出天真的笑容。

如此一来，人是掉不下来了，但带来诸多麻烦。晚上站岗值班、起夜小解，孙小晋都要开灯解缆后才能下床，倘若有紧急情况，岂不耽误时间？孙小晋觉得，自己不能再“搞特殊”了，在老班长的关爱中，更应该早一点适应吊铺、适应海上的一切，否则就不是一名合格的水兵。

经过多次漫长的出海航行，咸涩的海风吹黑了孙小晋的脸膛，却吹不散他爱海的信念。他很快撤掉了临时活动“网幕”，再未从吊铺跌落过。火热的军营生活，也让他与电子游戏彻底告别。他在业余时间看书学习，打算报考军校，还时不时地操琴弹曲，尤其爱弹奏两首歌：《军港之夜》《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此外，他自己写词、作曲，创作了一首《吊铺之歌》……

孙小晋觉得自己是一名真正的水兵了。

永远翱翔的“帕米尔雄鹰”

■曹晶

国防纪事

4年了，整整4年了。这4年来，每当临近新年的喜庆时刻，我的脑海中总会浮现一个塔吉克族青年的面孔：他骑着一头健硕的牦牛，举起皮鞭冲着身后的巡逻队伍用力一挥，渐渐消失在连绵的雪山间……

时间拨回到2021年1月初。新年的喜悦还未散尽，我看到了一则令人痛心的新闻报道。喀什大学校园内的人工湖冰面突然破裂，正在上面玩耍的儿童不慎坠入冰窟。一位塔吉克族男子循着呼救声跑来，潜入湖水施救。儿童最终得救，男子却英勇牺牲。新闻画面让我的心久久无法平静。被救孩子的母亲对着镜头失声痛哭，深深自责，发自内心的感谢恩人。记者还采访了英雄的父亲，这位塔吉克族老人强忍悲痛，用流利的汉语说：“失去儿子我心里特别难过。但他是为救人牺牲的，我为他感到骄傲。”

那一刻，我心头一热，总觉得画面中的塔吉克族老人有点眼熟。

几天之后，随着相关报道逐渐多起来，我才发现，见义勇为的英雄拉齐尼·巴依卡曾与我有过一面之缘。他深明大义的父亲巴依卡·凯力迪别克则与我有过一段特殊的情谊。

2009年冬，我到红其拉甫边防连当兵锻炼。连队的巡逻路，有一个令人生畏的地方——吾甫浪沟，塔吉克语意为“死亡之谷”。在这条巡逻路上，官兵要蹚30多次冰河、翻越8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冰山达坂，也会遭遇极端天气和悄然出没的野生动物。骑着牦牛巡逻往返一次需要很多天。

多年来，每次去吾甫浪沟巡逻，连队都会请一名熟悉地形的塔吉克族老乡担任向导。1972年，刚满20岁的巴依卡开始跟随父亲为连队官兵带路，一干就是37年。从青丝走到白发，巡逻700余次，巴依卡一次次帮助官兵化险为夷、转危为安，是官兵眼中的“活地图”。37个春秋，巴依卡遇到的急难险情数不胜数，家里4头牦牛坠入悬崖，6头牦牛累死在巡逻途中，9头牦牛失去劳动能力，但这都不能改变他巡边护边的信念。1998年，巴依卡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2004年，拉齐尼从部队退役回到家乡，父子俩一起踏上巡逻路。5年后，巴依卡把护边员的接力棒交到拉齐尼手中。

我当兵锻炼即将结束时，连队指导员陪我专程去看望巴依卡老人。一见面，老人热情地拉着我嘘寒问暖。他把我们请进房间，招呼老伴和女儿烧奶茶、煮羊肉。我婉拒了老人的盛情，可他坚决不让我们离开：“贵宾远道而来，我们一定要表达心意。”

喝了醇香的奶茶，吃了酥嫩的点心，老人这才同意送我们出门。这时，拉齐尼怀抱婴儿从卧室走了出来，我立刻提出与他们全家人合影留念。我记得，身后的墙上挂着两条鲜红的绶带，那是2005年、2009年巴依卡被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时佩戴过的。

分别时，巴依卡老人拉着儿子对我说：“以前是我父亲给解放军当向导，后来是我巴依卡，现在我儿子拉齐尼，将来就轮到孙子了！”老人说这番话时，拉齐尼正好30岁。我清晰地记得，当我们纷纷拍拉齐尼的肩膀时，他紧紧抱着儿子，冲着我们憨厚地笑起来。黝黑的脸膛衬托着雪白的牙

那盘石磨

■邱顺利

磨碎。用的年头多了，磨纹会变得平滑，需要请石匠上门“鏖磨”。下方的大磨盘由青石雕成，中间托起两个小磨盘，周边是光滑的凹槽，一端有个开口，用来收拢从小磨盘缝隙里磨出的粮食。

孩提时，正是这盘看似冰冷的石磨，定格了我以磨为桌、埋头写作业的画面，留住了我以磨为伴、绕圈捉迷藏的快乐时光，成为我一生思乡恋家的生动标符。

石磨简约又方便，可用来磨小麦、玉米、大豆等，我们家更多的是磨煎饼糊。每次要做煎饼时，母亲都会背一小袋玉米去街上的磨坊，用电磨将玉米脱皮并磨成如沙粒般大小的玉米面。回家后，母亲把玉米面倒入一个厚实的面缸里，再倒入开水进行浸泡。两三个小时后，便可进行研磨。

推磨是一件苦差事，长时间推着沉重的石磨机械地转圈，单调枯燥，让人腰酸背痛。我从小学三年级便开始帮助母亲推磨。推磨时，我和母亲各站一侧，用铁丝索将一根木棍与磨盘两侧的把手连在一起，相互配合着逆时针转动。母亲通常把面缸放在磨盘上，里面放把勺子，边推边腾出手来

舀，他的笑容像帕米尔高原的阳光一样明媚灿烂。

之后的许多年，我一直在关注红其拉甫边防连的建设发展。在一些视频中，我常能看到已经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拉齐尼——当年那个羞赧的青年，又和连队官兵一起去吾甫浪沟巡逻的画面。

经过多年的锻炼，拉齐尼能够独立处置巡逻途中发生的各类复杂情况，成为连队官兵巡逻路上的好向导、好助手。他常说这样一句话：“巡边护边，是爷爷的遗愿，也是父亲的期盼，更是不变的心愿。”

惊闻拉齐尼牺牲的噩耗，连队官兵痛心不已，同时觉得他勇于救人的举动在他们意料之中，这就是拉齐尼本来的样子。在多年的巡逻途中，无论是跳入冰河救起差点被水冲落的战士，还是爬进雪窝救出失足坠落的老乡，拉齐尼从来都是不惧无畏。

因此大家也就能理解，为什么拉齐尼会在隆冬毫不犹豫地跳入刺骨的冰窟，用尽全力把孩子托举出水面，自己却缓缓坠入冰冷的湖水，生命永远定格在41岁。2021年3月3日，拉齐尼被追授“时代楷模”称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之际，巴依卡被授予“人民卫士”国家荣誉称号。在颁授仪式的新闻画面中，我看到这位步态矫健、精神矍铄的老人，一幕幕往事便像过电影一样在眼前浮现。

“这辈子要一直做一名不穿军装的边防战士，永远守好祖国的边境线。”这是拉齐尼生前说过的一句话。被边防官兵和当地牧民称为“帕米尔雄鹰”的他，在人们的怀念中，永远翱翔天际。

短笛新韵

萤火虫

飞到哨位前

(外一首)

■赵玉亮

夜色
漆黑无边
一只萤火虫
忽然飞到我的哨位前
由远及近
一闪一闪
就像千里之外
母亲捎来的
一串串问候和叮嘱
如一股潜行的热流
把我温暖

忠诚的身影挺得更直
警惕的眼神射得更远
我轻轻举起枪尖
一下就擦亮
起起伏伏的万重关山

针线包

也曾被那些针
扎破手指
也曾被那些线
迷惑双眼
好在熟能生巧
一双笨拙的大手
亦可飞针走线

清晨
匆匆将格斗中撕裂的衣襟
一针一针缝合
夜晚
细细把越野中磨烂的鞋袜
一线一线勾连
岁月的面板上
火热的青春
飞舞成一幅幅美丽的图案
让每一个向战为战的日子
都保持
朴素而完整的尊严



刻苦训练(剪纸)

张桂续作